

笑

清獨逸窩退士編

笑

錄

下

進步書局校印



笑笑錄卷五

獨逸窩退士編

學詩

褚丈淵言其鄉某生沉酣制藝試輒高等腹若琉璃椀闊步搖擺書味盎然而於詩學一步不窺既晚就學於友友示用韻平仄之法居然謂得三昧即謝成曰吾人從事於詩途豈可苟焉而已乎然而正未易言也學者其知所勉夫藝林捧腹謂龍褒又一體也明齋小識下同

婢罵貴客

某先達訪一舊友輕騎減從造其廬久之主人不出有鬍頭婢持軍持過庭起問主人在否厲聲對不在掉頭便去此返復問之曰已云不在焉又嘵嘵吾家來往無生客不必頸懸珠串頭帶尾波作許多樣子

當蟋蟀

貢生葉某誠實而腐獲一蟋蟀青項金翅視如珍寶家人告米匱私念蟲可典也汲汲持盆往典中素識者誑曰是固佳第本店銀近虧缺須向姑蘇某典必如君願葉

鰾眉曰。來往不便。吾且休矣。悒悒持之歸。

酒舉

李想峯天才俊爽。性骯髒。不自修飾。惟嗜盃中物。就試禮部。攜酒一瓶。搜檢者白王大臣。李請飲畢而入。遂席地牛飲。過半。力不勝。顧謂卒曰。爾等藉此盜飲。偏不如爾願。遂潑餘漚。酒香四溢。王大臣操吳音曰。真是酒舉。

考優

每逢宗師考優。諸生縫掖淺帶。修容飾貌。意氣殊自得。有人戲作對曰。吾子勉旃。駕增廩附而上。先生休矣。在倡隸卒之間。

誤解

彭文宗科試。詩題序珠來去。語出太平廣記。通場問難。一生謬作解曰。顏延之赭白馬賦。言汗出如珠也。聽者誤以為彈絃子。即大珠小珠落玉盤意。傍一人謂既是絃子。何又云馬。其人遽曰。馬是架絃者。一悞再悞。直堪噴飯。

乖字

邵懋軒博覽典籍。值字典新成。三月而讀畢。遇文詞幽奧。如狼臙人。銀金夜中亦識。

於是咨問者盈庭或故造乖字以相難先生曰此字六書所不載唯我能識一手捏兩口當為亨去聲鼻涕之亨字其善詠諧如此

招飲即赴

吳烈綺歲登賢書有人問其封君曰公何陰德致此笑曰凡招飲者先是五臟神願隨鞭鐙不須俾來兩次是為絕大功德舍此則無諧語殊妙

結緣

賽天中櫻瘡疾好持果分人身上囊袋累累悉貯果曰循街市遇文雅客無論識與不識必迎與之曰結緣某年正旦邑宰褚公坐於堂以糕作元寶呈諸案褚色變將呼伍伯幸旁人白其寃乃免

塲中醉酒

彭文宗歲試一生酒醉亭午以白卷呈言病久不願作秀才請除名言畢嘔吐於堂彭為溫語申慰對曰功名事小性命事大堅不歸號復諭教官贊助之狂花弗能擲管遂扶出命遲明補考焉記昔某文宗批一白卷曰皓月當空一塵不染何吝教乃爾請歸農罷視此覺澆漓仁厚相懸霄壤

官話

薛策三捷給有辨才。眾畏其口。見之反目。謂國中孜孜已出矣。嘗語倪子厚曰。你如何常叫我薛策。蓋欲以倪子報也。對曰否。我平日每叫你老策。時以為語妙。後以肯為四川典史。適徐隣哉良守夔州。本係同鄉舊識。往見於書室中。行庭參禮。徐曰。老策何必作此醜態。及坐。官語蟬嫣不絕。徐曰。我不如你。你出來幾年。官話已學了許多。薛赧然而退。

還磕頭

華亭知縣許公治以廉明稱。民無謗議。有某武生扭鄉人來稟。許悉其人。因詢何事。某云。我行街上。伊担糞汙我衣。許拍案曰。爾鄉氓安得漫不經心。致壞相公衣。應重責不貸。鄉人哀求甚切。曰。然則爾願罰乎。可向相公叩首一百下。即令某南嚮坐。鄉人叩首于下。俾役數之。至七十餘。曰止。我亦鵲突。猶未問爾是文生抑武生。某對以武曰。誤矣。文生值叩一百。若武祇須五十耳。當還叩二十。又令鄉人南嚮坐。某叩首於下。某不肯。兩役交捺之。叩畢。武生悻悻而去。

要緊窮

黃學乾生長脂腴。以貲得五品銜。出入儀從同長官。揮霍銀錢如土。聞閭門某待詔。藝稱第一。賃舟至蘇。雞頭而回。又於重九日。將金箔放山頂。深林高麓。俱成金色。此類甚多。故時有要緊窮之語。嘗冬晝見正。問左右曰。彼何身體屢動。對以冷而抖也。曰。抖可不冷乎。傳為笑語。晚年不能自給。傭於姑蘇某氏。主出謁客。黃潛戴晶頂。隨後主駭問之。曰。吾青浦黃某也。主不敢留。贈銀以歸。其夫人尚有私蓄。依父母家。黃於元日往賀節。相見下揖。夫人褒拜。乘間攫釵環奔出。後以貧困終。

書腐

諸生陸幽。誦性愚。人每給之以成談柄。曾考時蘭法於友。友曰。蘭性愛肥。惡臭。將狗屎煎熟。則穢去而澤存。灌無不碩。遵其教。吳達於鄰。鄰人登堂話。又得一笛。持問美否。友曰。美矣。惜未得三才氣。未為寶也。因問如何可得。曰。子於黎明上屋脊。日始出。持而指之。十日可吸其精華。陸即去。隔十日。又問。曰。天氣既得。更教汝得地氣。法擇深井。沉於底。祇七日耳。若人氣須置女子牝中三次。陸陰念家有老嫗。可無妨碍。潛登其牀。揭被置笛。老嫗狂喊。夫人驚問。故起裂其笛。陸覺顚曰。所謂功虧一簣也。後館遠村。家中咄束脩外無禮物。陸不便向東家言。私買一瓶。減書燈油貯焉。歲

暮將歸遺細君。又恐人見密綴褲襠。主人出揖。瓶蕩油流淋漓以歸。是類甚多。迨夫
人綿悷以終。忽向妓家宿。既歸宿資未償。值新鼓盆紙鏹夥。謂可抵錢。提而往妓
起。擲之飛滿於地。適友過。調停而去。

交易

高桐村善噉噉。一日為田產事。詣某富室。主人託故不出。高坐書塾旁。聞師教於緝
熙敬止。於字讀本音。高入戶。師不為禮。但問何幹。對曰。為本家交易。事。師曰。何謂
交易。去曰。田土往來也。師曰。當是交易。去高曰。然。先生於字上少了一圈。我故易字
多一圈以補之。師悟。屬勿宣。而為之調處其事。

嘲傳遞

縣府試多傳遞之弊。惟黃公潼鯉扁試吾邑。關防嚴密。接遞者慌失題紙。高才生競
呼員負草率塗寫而出。汪玉鉉作詩曰。雖饒銀錠與洋錢。題目偏埋淺草邊。小甲已
尋五次後。童翁尚想十名前。虛挨白日嬉遊過。直待黃昏涕泗漣。鄉也善夫都沒有
空餘。匪石屢豐年。蓋是日題。己冠為鄉也。未冠為善夫。經題為屢豐年。人皆帶得伍
匪石稿云。

孝廉鄙陋

陳燕公晚節饕餮無厭。客憎其饕餮食於人。未嘗作答。強索之。乃折柬招友。至晚雜還。實未治膳。陰與夫人約。驟相勃谿。拾破碗打碎。客悉遷延去。凡赴客宴。魚肉果餅俱懷以歸。所携布囊懸臺柵。一夕兩頭盛滿。不能出柵孔。客盡起。周章無計。价為代出之。又嘗醉蹶於地。頻以脚喊。僕謂其足或受傷。不知袖中藏有蟹脚也。時太平橋葛姓者。熟食最精潔。恒造其店。道寒燠。雜揀野味。饌之飮之。復拱手作別。店主人樂交孝廉。故得無嫌。久恩遇親友。吉慶事。饋金扇一柄。面以飯粘。骨以綫穿。俾鄰兒送去。身隨於後。隣兒返。半途收其帖。剖分力金。自携匣歸。又曾喚婢如市。寫票曰。來錢一大文。乞發濃醃火腿湯一碗。有鄉人誤稱老相公者。正色曰。不得點。

率叔

莊監生厚於貲。捐貢後。凡門戶器皿。皆用官銜封記。新置箕桶。亦寫候選儒學字樣。又曾投刺姻戚。與族叔偕寫。帖曰。莊某率叔某頓首拜。叔譁辨之曰。我年長於汝。況我為貢生。汝為監生。無所為非也。

老童

鄉間齋白首操童子業。為隣鋪假手。自標於桌曰。出賣警句。每句七文。不二價。凡觀
場者多倩之。其入場攜大籃。內盛鹹菜數莖。冷飯半盂。及蟋蟀盆一枚。日暮盆中錢
滿。繳卷出。會覆試。題為不曰白乎。合下節。東比襲劉公行人子羽文曰。士馬為糧。昔
所遇之情形。俱是言中之溜湟。山川草木。昔所歷之境界。盡成今日之飽瓜。再覆題
為雖執鞭之士。中有句曰。但論鞭之執不執。無論士之雖不雖。皆所賣句也。

後嗣相諱

范公應璧情性迂執。悃悃無華。與薛策三會飲。薛固續膾善笑也。乃謂君家文正公
名超千古。而後嗣不昌。諒德行才華俱被一人占盡耶。范曰然。吾誠不肖。固不若君
家上祖校書濤。穢名流播。使子孫得以伶俐過人。

得罪阿哥

某業織冠。兄係武生。而子青其衿。報至日。履齒幾折。賀者畢集。兄亦在座。某故欣曰。
去冬有來勸兒應武試者。予私謂兒苟有志。何在習武。適觀右庠生半皆喪檢。即有
頂帶。有何榮耀。且白沙在泥。與之皆黑矣。今得微倖。竊喜前言非謬。時方彥臣在旁
曰。君言然哉。然不為令兄地乎。某抱慙同猘。連聲曰。阿哥得罪。

提督屬對

戊辰皂提督駐郡。修葺世英堂武廟。恭譚楹語曰。忠義勇謀。志高安天下。英名一世。成佛萬古傳。又演戲作對。文官百姓喜的是風調雨順。武將兵下樂的是國泰民安。質於學使萬公。萬重拂其意。借贊之。中營某請再斟酌。皂怒曰。吾已就正文宗而汝嫌玷疥耶。某口張不能喻。遂以金作字。丹漆煥然。朔日校射築亭。名臥虎亭。又作聯曰。文武盤桓。國家事。屬對未得。環顧左右。有侍卒跪對。開弓射箭樂太平。大喜稱工。亦倩人書之。今皆儼然懸挂。

風鑑

有風鑑者來珠溪。陰與居停約。來宿者默遞消息。談遂奇中。一道士俟主人他出。盛服而往。置銀曰。中則贈。否則讓。斥無怪。道士固儀容沛艾。相之曰富。曰貴。曰壽。稱譽不絕。適主人歸。微示以意。而多詞益工。謂現為孝廉。幾年成進士。幾年擁旌節。贊綸扉。主人周章於後。旁觀皆笑。談畢。乃高聲曰。師太。我之極口稱揚者。不過欲得此一錠耳。即納銀於袖。

張子白

張子曰設帳于山周氏課徒暇專事佔畢或通宵無寐兩隣俱作東極阜落國人新謂周君家自請張先生防夜之犬可以不畜

倪蔡相謔

倪子木嘗謂蔡補亭曰朱子何以注蔡大龜也蔡曰亦猶注倪為小兒也

應試

予同友八人應試過許關土人疑為梨園子弟問何處演戲僕答曰南京貢院中一友曰予等本皆傀儡未知何人能做一場好戲耳

剝指

曩在堆廬場遇一客興甚豪自謂善五木訣擲百萬晝夜無倦色人見其將指中斷宛如刀切詢之曰昔年戒賭時所剝也聞之失笑

梅影夫人

孤山林和靖祠梨女像為偶題曰梅影夫人或戲之曰何不兼梨仙鶴郎君兩般秋雨卷隨筆下同

不白之冤

陳句山先生年逾耳順鬚尚全黑。裴文達戲之曰。若以年而論。公鬚可為抱不白之冤矣。

伯夷叔齊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試士。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每字二比者。先生題俳語其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你被一個混帳東西。做成一味吃不得的大碟八塊。可為噴飯。

乙亥 新娘八字

明王完虛中丞。初仕鄒平令。與章邱接壤。偶見章邱令。問公年。答云。乙亥。回問之。亦云。乙亥。公笑曰。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邱一害。又有賀新婚回者。人問新人容貌如何。曰。未言其貌。先言其命。辛酉戊辰乙巳癸丑也。蓋皆取諧聲為戲。

偷兒行樂

有詠梅花句云。三尺短牆微有月。一灣流水寂無人。一輕薄子見而笑曰。此一幅絕妙偷兒行樂圖也。

師也過

金棕亭教授揚州。凡名士投見。無不文酒流連。飲饌極豐。或有請其過伶類。齟齬。不似廣大首指者。或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坐客為之哄堂。

洪稚存詩

洪稚存詩才奇險。好作驚人句。有人仿其體云。黃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十年。

筆客

有筆客生子肥碩。或調之曰。羊毫兔毫。加功選料。此皆用貨。非比賣門市者。又書客生子。酷似其貌。一人熟視之曰。原板初印。神氣一絲不走。其非翻板贗本。可知均本地風光也。

張獻忠文 党太尉寫真

宋党太尉令匠寫真。既成。怒曰。我前畫大蟲。猶用金箔眼。我便消不得一副金眼睛。見江幾隣雜語。張獻忠尊梓潼帝君為始祖。命翰林作冊。文皆不稱意。乃自作云。你姓張。咱囉子也。姓張。咱與你連了宗罷。見綏寇紀略。武人口吻。可笑如此。

嘲王伯穀

王伯穀有句云。山上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為人。客傲其體。嘲之曰。身上楊梅瘡。

作果。眼中羅蔔翳為花。蓋王時患惡瘡。而一目有微障云。

村學堂詩

海昌郭臣堯曾為捧腹集。有村學詩云。一陣烏雅噪晚風。諸徒齊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元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鑑略。百家姓畢理神童。就中有個超羣者。一日三行讀大中。末句尤趣甚。

大老二老 吁嗟閭兮

有兄弟二人雙生。其友往往誤認。一日遇其兄。遽呼之曰。二老。知之者曰。渠大老也。其人曰。總是一般的。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又有一家舉殯。窮極侈靡。有述之者曰。喪事從未有如是之闊者。坐中一人曰。此所為吁嗟閭兮。不我活兮。是皆以經語為詼諧也。雖足資劇。然亦是侮聖人之言。

集對

某太守清苑人。曾令涇縣。頗貪酷。一日晨起。見廳事貼一對云。彼哉彼哉。北方之學者。何足算也。戒之戒之。南人有言曰。其無後乎。

天啓朝魏璫生祠徧天下。山東巡按李精白祝詞云。堯天巍蕩。帝德難名。魏字山段下書。懼壓上公之首也。此等諂媚。真是想空心血者。

俳語

朱二泉孝廉。仁和人。性蘊藉而善諧謔。一夕京邸小飲。座皆杭人。以笑話為令。時二泉樹竿曝衣。而挿於木礫。衣重風緊。屢屢吹倒。一人曰。須用石礫。方可不動。一人曰。石不動乎。何以染坊元寶石。吾見其自朝動至夕也。曰。彼自有人腳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陽山。每日千萬人腳踏。何以又不見其動也。曰。彼乃大而實心。故難動耳。曰。然則城河橋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見其動也。按此俳語亦有所本。見父子雜記。

家書

代巾幘寫家書。虐政也。余幼時曾為一親串寫寄夫書。口授云。孩兒們俱利腮。猶言也。新買小子頭。倒是個活腳蟾兒。作事且是溜熟。猶言快惟雇工某人。係原來頭週身僵爬兒風。余曰。可改竄乎。曰。依我寫。遂連篇別字。信手塗抹與之。此與軒渠錄所載極相似。

河豚膾本

米元章好摹易他人字畫。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楊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為君作河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其實他魚。公可無疑。此膾本耳。詼諧特妙。

活孟子

明陳白沙以學為粵倡。其學一宗濂洛。姜進士麟者。始見白沙曰。吾聞他人多與如陳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人問之。輒曰。活孟子。活孟子云。不能詩。

唐張道古名晈。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為詩。曾在張楚夢座上。久旱忽雨。眾賓誅之道古最後成曰。亢陽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此真不能詩者矣。事見張鷟耳目記。

富翁語

吾鄉有富翁。喜作刻薄語。嘗曰。錢財吾使役也。百工技藝。吾子孫也。官吏縉紳。亦吾子孫也。人有詰之者。翁曰。吾以錢財役使諸子孫。有不順命者乎。語雖刻薄。而切中人情。履園叢話下同。

關玻璃樓 明遠堂

太倉東門有王某。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構一樓。求吳梅邨榜額。題曰關玻璃樓。或詢以出典。梅邨曰。乃道其實。蓋東門王皮也。聞者大笑。又蔣心餘題一醫者之堂曰明遠堂。人問其典。曰子不聞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尤妙。

南風五兩輕

國初某監察。總一優。接枕者五六夕。賞以五金。其人不悅。聞者曰。此王右丞詩已說其難矣。問何詩。曰惡說南風五兩輕。

歇後詩

吳中某秀才。在學幕中。忽折其臂。痛苦萬狀。作歇後詩云。拋却刑于寡妻。來看未喪斯文。止因四海困窮。博得七年之病。既折援之以手。全皆請問其目。且過子游子夏。棄甲曳兵而。走多以虛字押韻。匪夷所思。

牛姓

紀文達善諧謔。有天津牛太守。為子娶婦。紀與中表送喜聯云。繡閣圓圓同望月。杏閨靜靜正彈琴。初尚不覺也。既而來賀。指之曰。吾用尊府典故何如。